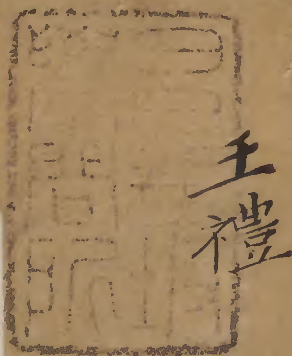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百九之十一



四十四

庫文閣內			
一五函	二四	漢	
二	三	書	
八架	冊號	類	

庫文閣內			
二九函	二四	漢	
一	三	書	
三架	冊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45)
函號	294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

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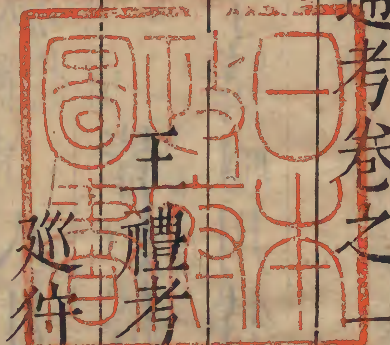
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又恐幽隱有不得所者敬親行之行禮謹敬

重人之至也鄭玄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狩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

天道小脩五歲再閏天道大脩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也特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泰之所為眾山之宗主此其

所以謂之 望秩于山川 張守節云乃望秩遥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也言秩



五岳視三公四孔安國曰各會朝於方岳群后四朝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

然堯舜又可知也堯舜同道舜攝則肆覲東后遂見東方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

節烝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也兩也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候具衡斤

五禮吉凶軍五玉五等諸侯之瑞也執三帛二生一

死贄三帛纁玄黃三孤所執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也一死者雉士所贄為禮五月巡狩

至南嶽衡山八月巡狩至西嶽華山十一月巡狩至

北嶽恒山皆如岱宗之禮自虎通曰二月八月晝夜

歸格于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

特謂一文祖廟藝言文也言祖則考亦著牛也

夏后氏因之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由此失國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

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

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倫數鄭玄註尚書云

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即歸也因明四嶽禮同天子

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

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精之帝所

威仰也類宜造皆祭名也按曾子云諸侯適天子告

祖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曰七廟皆告之獨言禰者

辭時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遂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

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

汝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供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

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太馭掌犯較之禮謂祖上

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所謂以山川

所宜所謂以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

告王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又掌道方慝

方慝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裕辟者乘金輅建大旒

巾車云金輅鈎焚纓九就建大旒以賓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

望祀山川燔柴告感覲諸侯覲見其方之諸侯先於

境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

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

人殺黃駒以祭之王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

鼻寸衡四寸有纜天子以巡狩宗祀以前馬鄭玄云

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

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

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

玄曰謂王巡狩每宿舍掌舍設楹桓再重謂行馬再

過大山川也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土方氏云王巡

衛有外內列桓音互

之蕃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

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祭義所謂東

過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

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太師陳命典市納賈

詩以觀人風也

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

所謂命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志

淫好僻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之志若淫邪則所好者必不得其正者也

又命典禮之官

考校四時節炁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

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

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

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註云

同陰律也

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

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

孝者君紕以爵

不順為若逆昭穆者以宗朝可以表官爵故紕之

變禮易樂

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流放也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

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

律法度也

其諸侯待王

之牢禮以一犢

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特又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用犢貴誠之義也天子牲孕弗食也

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

之下築壇與覲禮壇

鄭玄註司儀職引覲禮制一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

數是也

其壇外為土埽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

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

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官方三百

步開三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玄云宮為壇土為埽以象墻壁八尺曰尋十二尋則方

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監之天之司盟有象者

猶宗廟之有主乎其方明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三成宮旁一門鄭玄云成猶重也三重者下差之

為三等每面丈二尺也

見諸侯之時據鄭註司儀及覲禮諸侯

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旗置于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
詔三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旗而立其位鄭按明堂位
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
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
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司儀所謂
士揖庶姓與王
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所謂時
揖異姓與王同姓者推手
小舉之所謂天
揖同姓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
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圭玉陳擯者
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珪躬珪玉陳擯者四人

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擯者三人禮之

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

堂授王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王人云璧
琮九寸

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

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
陵升祭川沉祭地瘞鄭注

云升沉必就祭者也就祭者則
是謂王巡狩諸侯之盟祭也其餘五月南巡狩至

于南岳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

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

禮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禮正刑
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之至陰陽中蓋欲

取中平之義故唐虞以
還皆用仲月者此也巡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

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禰用特特一

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

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而崩其右

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游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驥温驪温音盜或作駢駮耳之駟郭璞曰紀年此唐之

君來見一驪馬是生駮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

駮索隱曰按穆天子傳曰亦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

御長駮歸周以救亂

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

儼皆名遵海而南放于琅琊齊東境上邑吾何脩而可

以比於先王觀也言何脩治而可以晏子對曰善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

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

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言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

之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眡眡胥讒民乃作慝言在位者

又眡眡側目相視更相讒方命虐民飲食若流猶

慝民因化之而作慝惡也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流連荒

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

王無留連之樂。荒忘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戒備也大脩戒備於

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與惠政發倉廩以賑貧民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太師樂師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其

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今隴右北地。今寧州出雞頭山。

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過回中焉。回中在安定高平賜爵一級。治馳

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漢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推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

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

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

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勃海以

東過黃腫。東萊有黃腫縣窮成山登之罘。之罘在山腫縣成山在文登縣

比一百九十里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

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黜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

二歲。作瑯琊臺。立石頌德。遣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

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南郡。今荊州浮江至

湘山祠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

為盜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之

琅琊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山在永州唐興縣虞舜冢在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渡海渚。括地志云在舒州周安縣

東。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

狹中渡。在餘杭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丹陽有江乘縣並海上。北至琅邪。自

琅琊北至榮成山。在萊之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疾。渡河西德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趙

武靈王死處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

皇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為游雲夢。會諸侯

于陳。信迎謁。因執之。

時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諸將。爭欲擊之。陳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

也。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

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

武帝元封元年。帝親征匈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比河。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復冬巡海上。還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禪肅然。山名在梁父行所巡至博。奉高。蛇。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于于甘泉。周萬八千里云。

王莽天鳳元年。欲行巡狩之禮。令大官齋。乾肉。肉者行張坐卧。所過毋得有所給。群公奏一歲四巡。道路萬里。帝春秋尊。非脯乾肉之所能堪。乃止。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廉。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還宮。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

里者不沈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讓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
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
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十二月甲
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遂
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
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
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
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

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
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
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
設儲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
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
五斛十一月巳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四月乙
卯車駕還宮

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
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
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
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
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故不用其良四
之國無政者由天駕言出游欲覘知其劇易前祠園
子不用善人者也陵遂望祀華霍華霍山名也今在廬江濳縣西南亦
各天一山爾雅曰華山為西岳霍山
為南岳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
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
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
十二年

脩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
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
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
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民
之勞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
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
為駢馬外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詩大雅云鄭玄
旁之葦牧牛羊者無使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
不孝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
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長城史記

蒙恬為秦築長城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

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皆奏樂明帝生于常山元氏

傳舍也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卽位壇復元氏

七年徃巳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

今恒州縣房山今在恒州房山縣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之祠辛卯車駕還宮

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

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和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

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高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

陵祠舊宅十一月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

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內

壬戌車駕還京師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

帛

晉初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壇官如禮諸侯之覲

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贄虞以覲禮諸侯

各楚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

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行其

禮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丹徒告覲園陵
三月享會父老舊勲于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
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
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
老萬人享勞賚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歷嶠山祀黃帝
遼西遥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
岳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
牢禮衡岳

隋文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
能省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是歲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
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江復
自板渚引河瀝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
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
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
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
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督役嚴急役
丁死者什四五

八月壬寅帝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艫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

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鰲鱣舩舩八擢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幙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三年三月帝還長安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巡六月至鴈門頓榆林郡諭突

厥啓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于行宮。八月，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九月，已巳，至東都。

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疋，旌旂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八月，親祭恒岳，河北道郡守畢。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

爲外國，內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處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施鈴柱。

五年三月，西巡河右，出臨津關，度黃河。五月，至張掖，命裴矩說高昌王及伊吾吐屯等，啗以厚利，召使人朝。帝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城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譁。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服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七月，車駕東還，至西京。十一月，復幸東京。

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六年三月。帝幸江都宮。詔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令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要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十二三。是歲征高麗。車駕駐涿郡。八年。車駕在涿郡。征高麗不克。九月。還東都。九年。四月。車駕度遼。征高麗。楊玄感反。乃班師。十年三月。復幸涿郡。征高麗。八月。班師。十月。還京。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三月。帝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

鴈門突畢可汗帥騎數十萬圍鴈門。九月解圍去。車駕還太原。十月至東都。

十二年七月帝自東都幸江都。

通典評曰。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狩

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

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岳。周氏

霍山為南岳。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

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

遠。固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為長也。按

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孔安國註云。周制十二年

一巡狩春冬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觀於方岳之下。大明

考續黜陟幽明又按堯舜簡儉。當稱茆茨上階。巡狩四

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岳。五載復往。宗廟享祭

暨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

年方遍。乃於民物。不亦乖疎。詳周官本文。與孔氏

註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

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

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苦勞。始皇

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于有隋。或

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群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別。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之說耳。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岳。虞五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何所據耶。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

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岳爲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

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九成宮去京三百里冬幸洛陽

七年幸九成宮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

十二年二月還京。十二月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

高宗顯慶二年閏正月幸洛陽

麟德二年幸東都。遂幸東岳

總章二年將幸涼州。群臣諫。不果行。

開元元年九月幸并州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

十一年正月發東都。北巡至并州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勒石華岳祠南之

道衢

十三年十月發東都。赴東岱

一十年十月自東都幸太原

二十四年十月勅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克。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開元禮皇帝巡狩儀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圓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較于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大山下。脩圍壇。四出陛。

若舊有封禪祀天壇卽不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

其設文武侍臣次陳饌位

設宮懸樂燎壇之制。

一如圓丘之儀

前一日。皇

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後升者。及從告群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盟。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南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鄴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幸圓丘儀。其乘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

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坩壘洗篚幕人。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壘篚幕者。各位於罇壘篚幕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蒼牲一 駢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社郊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壘及玉。天帝大罇二 配帝者於上帝玉以蒼碧幣二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簋等。皆設於饌幔內。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群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群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圓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圓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壘洗樂止。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圓丘。其祝文臨時饌。訖

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板於神座。

還罇所。其酌執配帝奏樂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

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

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

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衆官受胙皇帝

體王幣皇帝還大次禮官一人次出等儀，並如圓丘。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待皇帝改

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于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于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

原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叙。

重行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壇之外。

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壇東門之外。道

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

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瘞於壇

北之壬地。外壇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

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

守衛壇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

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

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埴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壇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岳鎮海瀆。各山壘。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岳靈上加山壘二壘置於山罇東北向皆加白幕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執罇壘篚幕。各位於罇壘篚幕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

坫壘洗篚幕。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鑿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壘及玉。山壘實以醞齊蜃罇實以汎齊散罇及山壘皆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簠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太祝與執罇壘篚幕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

執罇壘篚幕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師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祝奏順和之樂。以蕤賓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樂三成。偃麾。戛故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岳壇。升自南陞。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函

鐘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岳神之座。免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陞。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陞。樂止。饌升南陞。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邊豆蓋幕徹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陞。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壘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陞。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幕獻。官酌醴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岳神座。北向跪。奠爵。興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三十一
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奠鎮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與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板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壘福酒進獻官之右西面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與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大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

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外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埴以物置於埴訖奉禮曰瘞埴東西各四人真土半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者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

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爲壇宮。方三百步。面一門。爲壇於壇內三分。壇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二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路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群官板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

一曰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南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爲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其日未明三刻。諸位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壇外四

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鉞戟陳於壇內。如殿庭之儀。群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等寶郎奉寶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贊。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贊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布葛布之屬具五兩爲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

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壇門。由北陛升壇。卽御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壇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執贊者俱跪。莫贊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贊興。凡拜莫贊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

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龜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爲百者一人。執贊詣解劍席。跪解劍脫舄。執贊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某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贊。俛伏興。又舍人跪奉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舄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爲首者奠贊。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贊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

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贊。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別爲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贊升陛。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令退復位。訖。中書令前

跪奏。諸方表記。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郡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與大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元會之儀。

考制度

朝觀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

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長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楊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

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九年。幸西京。先命重脩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秋
田租之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
勞軍之制。

真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
如祖宗。

四月。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
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
逋欠人及禁囚等。對於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

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群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
行宮。不得侵民戶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
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卽不載有司攝事
之文。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冷太尉以酒脯幣帛
於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
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
囚。具所犯以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
夫。爲考制度。使左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爲副使。
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

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史。詢求論薦。鰥寡惻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錄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爲朝覲壇於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宮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

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襲文宣公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鄰州長史悉集。上服袞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兖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丸。紫花茸綿細窄袍三畢。記祀汾陰。悉如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七年。幸亳州。一如西京禮。

舊制省方。上與群官皆窄絳袍帽。還京具鑾駕儀仗。預遣官與留司同排設。禮官具儀以奏。真宗朝

以正月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望日謁玉清昭應宮。會靈祥源觀。又或六月至玉津園觀麥。八月瑞聖園觀穀。十月望日。謁景靈宮。因禮慶祈禱。又詣太一宮。并謁奉先院。宣祖昭憲太后影殿。普安殿。元德太后真容。自餘臨幸。則親王公主第。外苑馬監。頗有定制。親王宗宗中書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知開封府學士節度使。至刺史常侍。學士初皆平五年詔行幸。即從不須奏稟。詣宮觀及游宴閣門。仍奏知制誥待制統軍士上將軍。特召三品秘書監以上。兩省御史知雜御史以上。金吾將軍。自咸平中。每出令

親從官卒二百。執過周繞輿駕。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以紫。郊祀省方。並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加以執劍。親王中書樞密行圍內。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為黃道。自至祀所。左右設香臺畫甕青繩欄干。巡省在塗則不設。東封歲殿中侍御史趙湘請詔群臣不得行黃道上。及閱習路馬。不得穿過。郊祀巡省東京舊城門。並契勘。其內城外宮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蕃鎮外城子城門亦勘箭。

高宗建炎元年九月。詔據群臣章疏。請幸東西。金賊

狡詐。難以便憑探報。遠去中原。專備一方。可暫駐蹕
淮甸。庶四方有警。皆易應接。應合行事。務令三省樞
密院。共同措置施行。令來巡幸。卽非遷都。捍禦稍定。
卽還京闕。以待二聖之復。駐蹕之地。不爲久計。仰先
次行下。不得輒有陳脩改易。以致勞費。

十月。車駕巡淮甸。十四日。次泗州。二十七日。至揚州
駐蹕。

三年。二月。三日。詔宰執百官諸軍。並扈衛車駕渡揚
子江。是日至鎮江府。十三日至杭州。三月一日。詔移
蹕江寧府。三日。命尚書右丞葉夢得。專一提領。戶部

財用克。車駕巡幸。頓遞使

四月。車駕進發自杭州。幸江寧府。五月。至江寧府。改
爲建康府。

閏八月。詔巡幸浙西。九月。至平江府。十月。自平江幸
浙東。次越州。

十一月。車駕至明州。

詔只帶親兵輦官長入祗候。共三千餘人。隨駕百
官。並減一半。其餘候見駐蹕去處。起發前來。

四年。正月一日。次台州章安鎮。二月。次溫州。

三月。車駕登舟。回鑾幸浙西。四月。次越州。

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艱梗兵

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

一年正月車駕至臨安府駐蹕

閣門言以車駕省方儀令參酌脩立儀註詔從之

車駕巡幸請還及期出城百里外奉迎主當物務并監臨官

免臨京再於五里外起居次日入問聖體儀制車

駕臨京請城外奉迎起居依閣門儀內執政及兩省御史

臺司并尚書侍郎以上侍從官節度使候迎駕訖

分左右前導入內一太常寺檢會因革禮太平興

國五年太宗北征回禮院狀鑾駕還京是日早留

守文武百官並出城奉迎再拜起居如常儀退中

書門下兩省常侍以下舍人以上御史中丞並引

駕至昇龍門下馬分班序立駕至中書門下橫行

餘官不橫行俱再拜三呼萬歲俟駕過其不引駕官先

至丹鳳門外立班俟駕至橫行起居再拜隨拜三

呼萬歲分班俟駕過退次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

內殿起居如常儀一今來前項儀令故事比附參

酌若依儀起居前導官前導緣今來車駕係乘御

舟進發切恐難以前導兼員數止有三兩員若依

令除主當物務并監臨官不赴外餘官出城百里

外奉迎其合赴官數目亦是不多兼俟迎駕班退合赴近城五里外起居其經由道路窄隘或至日值雨慮難以趑赴及百里外即非程頓去處若行創造待班幕次顯是勞費欲乞止依儀制應見任文武臣寮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出城五里外立班奉迎起居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一今擬定將來奉迎車駕節次其日留守率應見任文武臣寮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並履笏內將杖止窄衣執子詣餘杭門五里外分立定俟御舟將至舍人揖躬喝拜兩拜起且留守奏聖躬萬福再喝拜兩拜

訖各祇候御舟過並退內留守先入門赴章亭驛

御幄下側立定俟車駕降御舟入御幄坐管軍臣僚并合

從駕祇應官欲乞免奏萬福留守自赴幄殿下立定舍人揖躬

宣名奏萬福喝祇候留守升幄殿當頭問聖體訖

兩拜如有宣諭又再拜訖詣御座左側奏事如儀俟奏事

畢降階退皇帝升輦還內如宣馬臨時聽旨沿路官局並

履笏迎駕起居應合從駕官并管軍臣僚祇應官

等並從駕還內如儀

四年十月車駕幸平江府

五年二月車駕回臨安

六年九月車駕幸平江府

先時詔將來進發三省樞密院百司以紹興四年
隨從人數三分為率差發二分前去應軍旅非泛
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
程事務並留臨安府依舊行遣聽行宮留守司與
決內事有不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月至建康府
駐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宮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進發視師次臨平鎮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

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臨安

王禮考

田獵

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者從天墜若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
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云祝曰昔桀造作
網罟以索魚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

先時詳未久
遣從人數三分爲率差發二分而去應軍旅非
支降錢殺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
程事務並留臨安府依舊行遣聽行宮留守司與
決內事有不決者卽申奏行在所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月至建康府
二月車駕自襄陽回朝安
三十二年五月車駕次襄陽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田獵

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者從天墜者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
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云祝曰昔蛛蝥作
網蛛音朱蝥莫侯反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
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

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旗者立旗期民於下兵

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者治兵入

日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

兵入收衆專於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

農平簡正也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

執鐃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晉

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

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鄭玄

謂王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也伍以教坐作進退疾

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亦同其號徐疏數之節晉戰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

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火

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

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

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焚萊

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止也田上虞人植旌衆皆

獻其所獲獸焉詩云言私其縱獻殍于公春田主祭

祀者上方施生仲夏秋爰舍如振旅之陣群吏撰車

也貉讀為禡徒讀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

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

夜事其他皆如振旅爰舍草止之法軍有草止之法

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

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

象其制而為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至伍長

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皆

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祠門右師皆上

卿為軍將者也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

臣近卿以州名亦謂州長至北長也野謂公邑大夫

百官一人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
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其
他象此云某之名某之事而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已未盡聞也夜事戒夜守之事

車弊獻禽以享祚夏田為苗擇取不孕在者若治苗
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

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者殺而車止祚宗廟之
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

也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旗軍

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

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
都遂大夫也鄉遂

鄉大夫也或載旌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

將美卒也百官卿大夫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

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皆畫以
雲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
獮獮獮殺

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皆殺而罔山

務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

仲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
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虞人萊所田

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錫饒各

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

陣皆坐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為可陣之處
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

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群

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

群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嚮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

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擇朴地面以誓之此大閱禮

實正歲之仲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
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

也屬足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擁

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

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眾之氣鼓

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節之伍長一

日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三鼓者鼓人也

擁讀如涿鹿之鹿擁上振之為擁擁者止行息氣也

音吐剛及闔音吐答反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

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趨敵尚疾之漸

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

至前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收敵也鼓一

至前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收敵也鼓一

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鐸而

鳴鑿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

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分地前

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

主冬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

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

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

人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詞其部曲數疏前

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群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

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鄭眾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

野車為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陣前驅

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今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

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群司馬兩

司馬也枚狀如著銜之有縊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或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綏有虞氏之旗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事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

取左耳鄭眾云大獸公之輪之於公小獸私之以自

也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多少及所弊鼓皆駮車徒皆諫

必二反及所弊鼓皆駮車徒皆諫及所弊至所弊

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噪象攻

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曰駮諫驪也書曰前師乃鼓

駮諫亦謂喜也徒乃弊命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

享烝徒乃弊徒止曰冬田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致

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中車木路前樊

鳴纓建大麾以田前音翦樊步于及○木路不輓以

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鳴色飾韋為纓

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

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用四時田獵○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也田出獵是也鄙行巡行都鄙掌佐車之政佐亦設驅逆之軍

前趨獲逆衙遠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及獻比禽田

獲者各獻其禽比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種物也從次數之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

提而止之皆止奔也馳放而不扣○司几筵甸役

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謂王甸有○迹人掌邦

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凡田獵者受

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謂其天物且

鹿子○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甸音田社

也近字○甸祝掌四時之田師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

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歛禽禩牲禩馬皆掌其祝焉

屬音一舍音釋禩音誅祝之秀反師田謂起大眾以

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

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禽饋於郊薦于四

萬群非人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歛禽謂取三十

人腊人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特

秋曰獮冬曰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若尊

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二

等故自左膝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膈為上殺以其

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在耳本簋

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

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

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膈而過於右脅者

為下殺以其中脊死最遲肉又益惡克君之庖也

凡射獸皆逐後從左膈而射之達於右膈者獨言

射左膈則上殺達於右膈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

本當自左有膈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膈可

推而知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

者簡祭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為盡天子殺

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耳佳友○綏當為

也下謂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

弊之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

驅逆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昆虫未螫不以火田。

罽音尉。取物必順時候也。梁水絕取魚者尉小網。

也。昆明也。明虫者得陽而生得陰而滅。

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歿天。

表反天鳥老反重傷未成物歿斷殺少長曰天也。

不覆巢。覆敗也。田百

大艾草以為防。

艾音艾。言田獵者必大艾殺草木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

之或舍其中。

舍音赦。民復止舍其中謂未出之處。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

上舍舍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為門。

旃音延。旃者必大艾殺草院當設周衛而立門。

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羊以為門之喪纏。

質以為執。

執魚列反。又以為喪纏。樞質以為門。間中之闐闐車軌之裏兩邊鈞車輪者。

容握驅而人擊則不得入。

其門之廣狹兩軌頭去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軌入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人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

之其軸頭擊者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

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

然後焚而射焉。

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尸分地為屯既陳車駟卒奔驅禽肉之。

天子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

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抗若浪反。綏耳佳反。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

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發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抗

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置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正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

殺則下綏。註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由止。故戰而弊綏也。名舉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

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

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

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項防不逐。○傳

之古之道也。詩車攻東有甫草註疏云。○傳

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

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

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

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

嘗也鮮音仙。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闕也習闕也者

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鬪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

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

陳于澤搜所留反狩手又。反。擇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

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中丁仲反。何以

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彘之取於

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魯

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臧僖伯公子彌也僖。益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

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

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度徒各反亟欺與反。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可知。故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獮息與反狩手又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

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取之則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洛隨時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

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歸而飲至以數軍

實數色主反○飲於廟以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

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出則少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

骨肉毛羽不登於器謂以論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

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

之守非君所及也射食亦反夫音扶阜才早反○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言取此

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規也○隱五年昔周辛甲之

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大音泰箴音針下同○辛甲周武三大史

闕過者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三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茫茫禹

迹畫爲九州畫胡麥反○茫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物各有所歸故德

不在帝夷羿昌于原獸羿五計反○胃貪也亡其國恤而思

其麇牡麇音憂○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

恢枯回反○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

斥尊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左襄四年宣王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仲

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

多司民協孤終父音甫夫音○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

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民籍以登于王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

清謂人始生吹律

司徒協旅

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

司寇協

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

場協入

場入掌場圍委績珍物斂而藏之也

廩

協出

廩力錫反。廩人掌凡穀出用之數也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

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

知其數也

王治農於藉

藉藉於千畝田也

撥于農隙

撥所留反春田曰

撥撥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也

耨獲亦於藉

耨奴

遺反獲戶郭反。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

獮於既蒸

獮息典反。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

始殺也蒸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於仲秋也

狩於畢時

狩手又反冬曰

出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習簡

也習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

惡鳥路反下同

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也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脩之意也

臨政示少諸

侯避之

示天下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治周語

傳曰春曰蒐

蒐所留反下並同

夏曰

苗秋曰獮

獮息典反下同

冬曰狩

狩手又反下同

苗者謂何曰苗

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大禽不麇

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一麇及孕重者冬狩

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

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

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

擣鷲鳥不搏

鷲音至搏音博

蝮蠱不螫

螫音釋

鳥獸虫蛇且

知應天而况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參牢

參音患其

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

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

號而事義可知也○禮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

不食於死聞者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

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

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準不鷲。眈而不

逮不出罟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

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夭

天鳥老友

魚肉不

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則物莫不多

漢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

給筆札相如以為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

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

天子之義故籍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諷諫

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熊豕馳

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訪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貢育臣之愚
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
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羿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
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
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爲陛

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
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
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泰中以勒邊兵而歸新泰中或
千里無亭徼於是誅比地太守以下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禮泰時禮畢因留射
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

陽宮

黃音倍

賜從官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室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克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上桑柘之地女有
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
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木黃龍遊其沼麒麟臻
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
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
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

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表數百
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駮娑漸臺
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
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
馬器械儲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
湯文王三駟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
呂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
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罝
罾捕熊羆豪猪虎豹狢獾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輪

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尅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國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護車殿中郎一人典護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右帶二品以上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百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廻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尙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

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之外在內官道北外官道
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
階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
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車門外內官
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
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
嚴上水一刻槌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爲
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到廣莫門外留守
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

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次正
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
履進來上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
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
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
正直侍中次正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正直侍
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
鼓角不得喧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陛
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
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行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

降輦次正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
 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釵所立戟虎賁毛頭文
 衣鴛尾以次到正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
 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
 內外從官及虎賁悉變服釵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
 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見御枚
 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
 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
 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師屯

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候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
 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
 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
 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
 禽以實獲軍奉車奉充庖厨正厨置罇酒俎肉于中
 達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
 還著朱服釵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
 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單介幘單衣次正直侍
 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
 跪奏還宮次正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郎俛伏起

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
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
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廻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
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跪伏起乘輿降人正直次
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閣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
官拜表同訊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
王公之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
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
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戒

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
享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
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
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
乘水駱詣行宮將親禽服鈹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
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
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
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爲屯北旗門二甄

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護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壬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克君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斂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一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車。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來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馮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耨，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二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豹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

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
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
萬人騎五千疋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於旗下鳴
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過迴令卽留軍
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
乘闐猪車車飾如木格重欄縵輪胤龍繞轂漢東京函簿所謂獵車駕六黑馱大
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
鼓行人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
闔猪韞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
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

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面
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
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
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而射達于右隅五回爲上等達
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於右髀爲下等群獸相從
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
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
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于旗所致其
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

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對曰
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
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
國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

上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
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年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
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克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于驪山

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
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
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
避之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
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兔數十頭

總章二年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
西北遶岐梁歷普潤爲兩頭

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躡躑

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處斷圍玄意竟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玄宗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祐補闕崔尚上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一惟爲乾豆賓客庖厨者哉亦將以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若聞而無謹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

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蒼蹴蒙籠越慚險靡榛藜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族續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鎬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開元禮皇帝田狩儀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
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
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
不得喧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伸田今遂
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先
期二日三日
圍闕其南面且據南面及
狩隨地所向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
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於

皇帝南面西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各

蕭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

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歛大綬以從諸公王以下
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所司之屬又歛小綬以從
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
再驅過本司奏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
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綬皇帝既發然後
公王發王著抗小綬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
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左臑爲
上射達左耳本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臑達於

右髓為下，射群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克庖厨。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其因講武以狩則先設圍亦如之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

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

錦袍。

其後從臣皆賜窄袍并靴。

自是多以秋冬或正月畋於四郊。

先出禁軍為圍。

去聲。

場五方，以鷲禽細犬從出城，每行

或召從官飲，至頓賜食。上每中禽，官從官貢馬。

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于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田乾豆，謂腊

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

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

廟，仍著于令。

端拱元年十月，自今非特朕不於近甸游獵，其五方

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治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兔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鶻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後時展拜禮外自餘並去其羈絆縱之山林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圍草

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脩此禮願詔有司草儀註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于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

與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麇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綃及賜五坊軍士銀綃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案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于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

且歎其衣食糲糲而能享壽人加恩勞還次近郊遣
衛士更奏技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槊以決勝又謂
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勇免所過民田在圍內租
稅一年時交趾李德政適遣使獻馴象未見特召預
觀賜紫袍塗金帶
七年三月詔罷出獵以諫者多故也

樂幸夔林茨門顯錄官食遊樂于懸林燕動與奏樂
遊樂於夔林茨門顯錄官食遊樂于懸林燕動與奏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十一

王禮考

君臣冠冕服章

上古衣毛冒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

帝造旒冕始用布帛冕者冠之有旒唐虞以上冠布無纓纓

郊特牲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

未之聞也太古無飾非時人綏也雜記曰太白緇布之冠不綵太白即上古白衣冠今喪冠也

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暗也唐虞以上曰太古疏

太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

之為緇今始冠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疏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弊弃之可也以古之齊冠後世不

復用也。周氏曰：緇布冠加之，以緹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緹，雖非禮，但冠而弁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敝有弃意。

世 本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克纘，示不聽讒言也。出

虞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虫雉取其文，會繪也。宗彝虎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黼為兩已相背，取其辨。絺繡鄭氏讀為繭，紵以為繡也。日月至華虫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至黼黻六者，綉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而

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

色也。汝當明大小尊卑之等差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

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九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

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黻而黑，衣裳縞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服，其冠則弁。追章甫委兒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借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質其冠未聞。郊特牲言：太白布冠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正義曰：深衣謂白布衣，故言馬氏曰：在祭祀則言冠不言衣，言冠則知其衣。故虞十二章周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不言冠，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兒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可知。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

殷皐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弁名出於槃槃大也。所以言自光大也。皐名出於撫撫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

通典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純黑前小後大。殷因之曰皐。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之次。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爲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

陳氏禮書曰。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焉。周禮掌

次之。皇邸樂章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爲之。則

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皐對冕言之。

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

黼皐。黼皐云者。所謂猶黼冕也。然郊特牲與冠

禮記云。周弁商皐。夏收。又以收皐對弁言之。夫

三王共皮弁素積。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

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

已。

又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

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

文獻通考 卷之五十一
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卽韋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韋色赤。爵色亦赤。卽一物耳。

楊氏曰。愚按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爵弁皮弁冠弁之服。爲上下之通用。冠弁委貌也。又曰。玄冠而其服。又分爲二朝服也。玄端也。而玄端之用爲尤多。以祭服言之。大夫

爵弁而祭於已。士爵弁而祭於公。此以爵弁爲祭服也。少牢主人朝服筮日朝服以祭。特牲玄端筮日朝服以祭。此以朝服玄端爲祭服也。惟皮弁之服不爲祭服。然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巡牲。是致敬於祭牲。而用皮弁之禮也。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于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之禮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之禮也。及按春官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如大夫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

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韋弁。今特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何也。皮弁之用。多於爵弁。韋弁也。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

按周以前。冠冕衣裳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然冠之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皞。夏收是也。冠亞

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得服之。冕始於黃帝。至有虞氏

以爲祭服。

所謂皇而祭

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

弁爲殺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尊卑始分矣。然弁有二。曰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制最古。曰爵弁。則其制下員上方。如冕而無旒。古者冠禮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大夫則服冕矣。古者雖重冠禮。而於服

章之祭。禘之彌重。故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至爵弁而止。而不敢僭用冕。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其嚴如此。

又按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卽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主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于是也。躬耕籍田服之

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奉祀。亦不果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適禮之宜而已。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

祭祀視朝何凶弔之事衣服各各所用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犬裘羊裘冕者首飾尊也祀天尚質正義曰六服服雖不

同首同享先王則袞冕袞卷龍衣也虞時冕服十用冕也二章自日月至黼黻三者

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所謂三辰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

明袞之衣五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

章袞四章凡九皆至諸盥享祀賓客與諸侯射也鷩禕衣也九章初

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皆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黼次九

章皆希以爲綉袞則九章備鷩冕無龍山畫始雉此無正文並鄭則以意解之祀四望山川則毳

冕毳冕銳衣屬衣亥謂毳畫虎雌謂宗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刺粉米无畫其衣祭群小祀則玄冕其衣

裳刺黻而巳冕玄衣纁裳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韎韋爲弁又

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爲弁衣裳亦以韎皆赤色正義曰韋弁卽舊染眡朝

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

冕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

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

事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正義曰加

六寸以三十升爲染布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經之弁其体亦然但不可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加環

經者凡經皆兩股絞之今以麻爲体又以一股麻爲体斜而橫纏之如環然如於素弁之上大札

大荒大裁素服大札疫疾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

崩山之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

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耳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視朝之服。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為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十而屬幅是黃裳等也。其袷三尺二寸大夫已上後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袷三尺三寸。裕尺八寸。正義曰魯祭服亦得與天子同。然唯在文主用公廟中得用衮冕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衮冕其餘廟亦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

公至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餘皆玄冠與士同也。云諸侯之有相朝聘皆皮弁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云此天子視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

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

日月星辰山龍華虫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者當須有是其服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

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纁之數。爾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于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持飾於旗。有何意乎。况又謂

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宋兩朝輿服志。皇祐三年詔。三年詔問冠韋弁何服。所執何玉。太常禮院奏謂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釋之者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伍

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穎達以韎蒨染謂以赤色韋為弁。杜佑通典韋弁之制。晉以韋為之。頂少尖。宋因之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卽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三禮圖韋弁服。王及諸侯卿大夫之兵服。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之。詳此則韋弁服。蓋天子諸侯卿大夫臨戎所通服。古者非祭祀朝聘會同不執玉。今韋弁既為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而三

禮圖繪為執玉。一時之誤。不足據也。

弁師

弁者古冠之大稱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

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皆玄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升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卽是上玄者。紐者綴於冕之兩傍。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凡冕。倅周禮無立。叔孫通作漢禮器用度。取法於周。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之。五采玉垂於筵前。後謂之邃。延故玉藻云。天子王薤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是也。又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得冕名冕則從也。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音

早。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旂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以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旂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旂。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旂。用玉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旂。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旂。用玉七十二。旂音留。疏曰云。紘一條。屬兩端。於

武者謂以一條紘先屬一頭於左旁筭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屬筭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筭者屈組以為紘垂為飾無筭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筭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存筭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筭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筭云纁不言皆有皆謂王之五冕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不言皆有皆者則九旒已下是也王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此經十二旒據衮冕而言是以鄭云此為衮衣之冕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玉已下計

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纁旒皆就玉瑱玉笄璿本又作璿音貧反瑱吐練反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

蒼也其餘謂冠組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故書珉作璠鄭用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阿音璠惡玉名璠音無○疏曰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旒皆就文與上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

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纁玉同則唯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為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驚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冠五服也巳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組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又曰知三采朱白蒼者聘禮記公侯伯纁籍三采朱白蒼故之也云出此則異者異謂天子朱紘之侯當青組紘之等不得與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璿象邸玉笄鄭司農云會謂以五采束髮玄謂會縫中也璿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疏曰會取會聚之義故為縫中天子以十二為節約同冕旒也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纁纁而處狀似星故曰會弁如星云邸下抵也者謂為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抵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纁旒玉璿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

凡王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線
韋弁皮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玉亦三采孤
則璣飾四三命之卿璣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二玉
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流士變為爵弁其韋弁
皮弁之會無結飾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疏曰云
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流者九冕流所以為文飾一命
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爵弁之制如冕而
無流則一命之冕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蓋弁則
前後平冕則
前低一寸餘

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帥之冕五者。大裘衮
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

又曰。弁飾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為藉冕
而朱紘。諸侯為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青
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

之色。天子以為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為紘
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為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
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為濫。鄭
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
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
二紘。又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組。貫之以笄。固
之以紘。

又曰。瑱以克耳。紘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
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
充耳琇瑩。於衛之臣子。言褒如克耳。齊詩言克

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克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纁。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纁。即詩所謂克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黼纁。即詩所謂克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克耳以素爲士之服。克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克耳以黃爲人君之服。其說是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纁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玄纁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檀弓小

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瘖兕象。其可盡乎。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又曰。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筭。左傳曰。衡紕紘。紕。絜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筭。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垂瑱。孔穎達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紕。弁師士冠禮言筭。則繼以紕。

朱子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

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驚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十二玉。諸侯九旒九玉耳。

楊氏曰。愚按六服而冕。注說恐未安。當從陳氏大裘衮衣同冕之說。蓋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驚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禮有輕重。則纁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按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衮衣二服而同冕。然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陳祥道以爲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之服亦龍衮。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衮。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衮冕之前。非謂衮冕之上。復有大裘之服也。蓋大裘衮衣不可分而

為二服而服與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禮家
 又謂大裘之冕無旒如此則是以大裘為一
 服無旒者為一冕是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
 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為大夫
 者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
 於子男之大夫可乎其義不通矣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之服雜采曰

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衷龍卷畫龍於衣或作袞○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前後各十二旒垂而深遠延卷謂卷曲畫此龍形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就每一就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

故垂而齊肩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各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次從上而下以朱初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遍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一色者先朱後綠皐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覆上者用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着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

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端當為冕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

門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閏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疏曰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早於聽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冕玄冕祭小祀日月為中祀而用之者以天神尚質魯語云大采朝長故於皮弁
 日韋昭注大采謂玄冕也春分日於其日朝之

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卒食玄端而居天子服

居也。疏曰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至日中之時還著皮

弁而餽之餘食。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鞋纒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為然欲

其專精神以享也。君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纒之有哉。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也

冕諸侯祭宗廟之禫冕以朝。朝天子也。禫冕公袞服唯魯與天子同。

弁以聽朔於太廟天子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服

冠玄冠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群臣也

門也。辨猶也。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又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夕深衣祭牢

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牢肉互相挾。正義曰玄端賤於皮

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太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此端亦當為冕。觀禮云侯氏禫冕鄭注禫之為言卑也。天子六服大喪為上其餘為禫故總云禫冕王制

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皆為玄端。

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注見內則曰子事父

母冠綏纓端鞞紳端玄端土服也正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

東門之外端當為冕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端亦當為冕

朝玄端夕深衣謂大夫士也無君者不二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

於成人為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

釋禫之服

樂則唯恐卧。端玄衣也。雜記曰：端裏喪車皆無等。喪者衣

乘之車貴賤同衣衰言端者玄子羔之襲素端一。公

襲卷衣一。玄端一。儀禮：士冠緇布冠。玄端玄裳。黃裳

雜裳可也。緇帶爵鞞。此暮夕於朝之服。玄端則朝服

黃裳下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冠者既冠，乃易

服。服玄冠玄端。爵鞞見于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見

不朝服者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玄端。論語：公西華曰：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荀卿曰：端衣

玄裳，纒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大戴禮曰：武王端冕

而受丹書。左氏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

之力也。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晉語：董安于曰：臣

端委以隨宰人。周語曰：晉侯端委以入武宮。韋昭曰：此士服

也。諸侯之子未受穀梁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

爵命服士服也司玄端奉迎至于南郊。唐三十一年吳夷狄之國也。被髮

文身。欲因魯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鄭氏釋士冠禮

謂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用絲

耳。賈公彥曰：此據朝服皮弁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

之等皆布為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寸五升布。玄端亦

朝服之類。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

用布也。

陳氏禮書曰。司服言及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鄭氏曰。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袂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袪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袪。圓長衣之袪。長。弔祭及餘衣之袪。侈。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雜記凡弁經服。其袷侈少。牢主婦衣宵衣。侈袂。儒行曰。孔子衣逢掖之衣。

荀卿曰。其衣逢則玄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記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玄裳。纓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端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鞞。鞞。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已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

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端玄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鞞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禭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也。鄭氏曰。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荀卿曰。端衣玄裳。統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蓋齊則衣裳皆玄。非齊則裳不必去。

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云。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服玄端者。冠則緇布冠。齊則玄冠。特天子齊用冕。燕則玄冠而已。然齊或用素端。則其冠不玄矣。鄭氏曰。素端爲禮。荒有所禱。請是也。

又曰。玄端齊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卿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

委貌者。卽此玄端委貌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之外。是也。則玄端之所用。爲尤多矣。

朱子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以服爲皮弁冕服。其說恐是。蓋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裳。則於禮亦是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

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

侯常朝。則服朝服。玄衣素裳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

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

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後玄黃庶人深衣。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短

毋見膚。衣取蔽也。長毋被土。爲汚辱也。續衽鉤邊。續猶辱也。衽在裳旁者也。

屬連之不殊。裳前後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俗。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

也要或爲優。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出入。袼衣袼之縫也。袂之

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用以

前尺二寸。肘或爲腕。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爲。

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袂圍

以應規。謂胡下也圍音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

如今小兒衣領。司馬公曰方領如孔所言似三代以前人反如今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案上領衣本

出胡服須用結紐乃可服不知古人有此否也鄭註周禮袷狀如著橫街之縷潔於項顏師古註漢書縷

者結縷也潔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然則古亦有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註引前書音義曰

頸下施袷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則自於頸下別施一袷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

白羅為之方二寸許綴於圍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袷之遺像歟又今小兒疊方幅係於頸下謂

之涎衣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可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註方領

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袷杜曰袷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

會處自方即謂袷疑更無它物今且從之以以簡易

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

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

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行舉手謂揖遜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

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

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五法

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

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

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

言可善衣而易有也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

人吉服深衣而已。正義曰可善衣而有也謂其完牢乃可於善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

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云自士以上
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及大夫
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服之次也諸侯之下
自深衣以後其別更無所謂餘服故知是爲庶人之
也吉服且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且父母衣純以青如
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績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純
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緣緡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

唯裕廣
二十

陸氏曰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
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正義曰長
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
若深衣則緣而已諸侯大夫爲夕服庶人吉服

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則在朝服祭服喪祭之
下餘服則上衣下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
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藍田 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
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
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
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
皆深衣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官深衣
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
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

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按三代時衣服之制。其可攷見者。雖不一。然除冕服之外。惟玄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廣。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深衣則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蓋玄端者。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者。聖賢之法服也。然玄端雖曰命服。而本無等級。非若冕弁之服。上下截然者之比。故天子服之而不卑。士服之而不爲僭。至於深衣。則裁製縫衽。動合禮法。故賤者可服。貴

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養老。謂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士服之以夕視私朝。庶人服之以賓祭。蓋亦未嘗有等級也。古人衣服之制。不復存。獨深衣則戴記言之甚備。然其制雖具存。而後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詭異貽饑。則以儒綬取哂。雖康節大賢。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說。司馬溫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榮陽朱文公必休致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當居官蒞職。見用於世之時。亦不敢服。此以取駭於俗觀也。蓋

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視之矣可勝慨哉

右衣冠之制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鼓或作黻音弗韍冕服之鞞也

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御大夫山士鞞韋而已鞞莫拜反○疏曰飾冠禮士鞞韋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有此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鞞君朱大夫素士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爵韋

鞞音必○此玄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服○疏曰知此玄端服之鞞也者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鞞謂士玄端之鞞此云爵韋故知玄端之鞞也皆素弁服皆素鞞者案士冠禮皮弁服素鞞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

弁皆然故云皆也 圓殺直 服鞞制圓音圓○疏曰經云圓則下文大夫前方後

挫角則圓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則天子直殺也經云直則下文天子直是日鞞制也

天子直

四角直

公侯前後方

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無圓殺殺者去上下各五寸○疏曰云

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鞞會去上五寸是去

下五寸

大夫前方後挫角

圓其上方變於君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挫作卧反

士前後正

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則直諸侯之士則方○疏曰正謂

不衰也直而不衰謂之正方而不衰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矣

鞞下廣二尺上

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五寸亦謂廣也

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玉藻○雜記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三采注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左旁曰紕在下曰紕素生白也紕六寸者中執之長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

施諸縫中若若今時縑也。疏曰：鞞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會謂鞞之領縫也。此縫去鞞上畔廣五寸，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兩旁縫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鞞之兩邊不至鞞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縱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糾條也。謂五一命縑紕，幽衡，再命赤鞞，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

幽衡三命赤鞞葱衡。此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各耳。鞞之言亦蔽也。縑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衡注見後。佩玉條，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疏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弁是玄端服之鞞，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鞞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着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大夫皆着緇冕，不得為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一命縑紕者，一命公侯伯之上士冠爵弁，鞞鞞此縑鞞則當彼鞞鞞毛詩云鞞鞞茅蒐，茅蒐則舊草也。以舊染之其色淺亦則縑為赤黃之間色。

陳氏禮書曰：鞞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鞞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玄衣纁裳，故朱鞞。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鞞。士祭以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鞞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弁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鄭氏以為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鄭氏以為助祭聘王之服，蓋孤希冕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卿大夫玄冕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玄冕纁裳故赤鞞。所謂再命三命赤鞞是也。鞞之爲物以其第前則曰鞞，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鞞以色則曰縕，以縕質則曰鞞。鞞古人謂舊爲茅蒐讀茅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鞞。特於爵弁言鞞。鞞詩於素鞞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鞞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鞞鞞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鞞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在股赤芾金鳥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鞞記曰齊則績結佩而爵鞞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鞞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鞞以鞞鞞

者。蓋兵事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鞞鞞。鞞鞞卽所謂縕鞞。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禪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夫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鞞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

卿大夫山士韋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

周以虞庠爲小學以夏序商學爲太學以有人棺槨喪長殤以夏之堅同塋中殤以虞氏之瓦待卑者以質略也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

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韋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鞞者執事以蔽裳爲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古者喪服用鞞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鞞是祥祭有鞞也劉熙曰鞞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鞞

也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蒼白之韋是罪人有鞞也及戰國連兵鞞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故字或

作紱徐廣車儀制云

楊氏曰愚按儀禮士皮弁素鞞朝服緇鞞玄端爵鞞爵弁韎韐士冠筮于廟門主人朝服緇鞞素鞞又云三禮冠加爵弁韎韐鄭注云韎韐緇紱也士緇紱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鞞之制似鞞又按周官典命一命緇鞞蓋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

之助祭以爵弁纁裳故緼紱緼赤黃之間色也

左氏傳衮冕黻珽疏云黻鞞制同而名異鄭玄

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它

服謂之鞞右鞞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

垂士練帶率下辟依注為裨裨友及率音律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

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綷也士以下皆裨不

合而綷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冕

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克之大夫裨其紐及未

士裨其末而已幪七曹反疏口天子素帶朱裏

者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辟辟而裨也終竟帶身在

要及垂皆裨故云終辟諸侯以素為帶不以朱為裏

亦用朱綠終辟大夫亦素為帶不終裨但以玄華裨

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

練為帶其帶用單帛兩邊綷而已綷謂緹緝也下裨

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反垂而下大夫則總皆

唯裨嚮下垂者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

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一

焉紳繹結三齊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

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

下而長三尺則帶高於紳也結約餘也○疏曰記者

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

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

芾博二寸其說見上文鞞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

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

無箴功雜猶節也即上裨也君裨帶上以綠終之大

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

下外皆內以緇是為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

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綷之如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二十八

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綵帶裨亦同箴功。同上楊氏曰禮士練帶率下辟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皆練而皆飾以緇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悅。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悅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

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禮器冕朱綠。環雜記公襲朱綠帶。聘禮問諸侯朱綠纁皆取陽色。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

裏而禪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綷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紐三寸，再繚四寸，紳鞶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束，則失之太文。紳鞶結三齊，叔向日衣有儉帶有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鞶，蓋亦二尺五寸歟。

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

書云華蟲華王

於文稱凡

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禪，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

又曰：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鞶帶用革，笏插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鞶，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

晉語：寺人勃鞞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栢。

鈎。鈎近於祛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鈎以拘之後。世謂之鈎鯨。丑列阮謀云。鯨螳螂相以相拘帶。謂之拘鯨。唐以王為鈎鯨。與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吉而矣。荀卿曰。縉紳而無鈎帶是也。古者襦衣象裘色。鞞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鞞。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鞞同色歟。

右帶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纁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而緼組綬。王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賁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

為緼古文緼字或作絲勞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黃。純讀為緼則其反瑜芋朱反綦音其瑀而充反。武中反字又作致同。緼音温。○疏曰五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論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瑀石次玉賤故士佩之。○王藻 ○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

三命赤鞞葱衡

緼鞞注見上鞞條。○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韋昭曰衡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纁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後佩之衿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後也。○璜肉倍好謂之璧半璧謂之璜。大戴記曰下有双璜璜居前而牙衝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音。○衝牙。王藻曰佩玉有衝牙。鄭氏謂居中央以為前後。○琚瑀。說文曰琚佩玉名瑀琚石似玉也大戴記曰上有双衡下有双璜衝牙。璜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注曰琚珠納於衡璜之間。琚亦作璜。總曰琚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左氏詩傳曰雜佩

者珩璜瑀衝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璜瑀爲之也纂要
曰珩瑀作以納間在玉之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
又孔子佩象環衛南子環佩璆然魯昭公賜仲環而
佩之漢制緹綬之間得施之玉環鑄蓋右者佩玉則
環有

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士以上

右徵角左宮羽

玉聲所中也徵

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子物也宜逸

趨以來齊

路門外之樂飾也門外謂

之趨齊當作楚齊

行以肆夏

登堂之樂節

周還中規

反行也宜

折還中矩

曲行也宜方

進則抑之

退則揚之

然後

玉鏘鳴也

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

故君子有

事則聞鸞和之聲

行則鳴佩玉

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謂世子也出所謂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

居則設佩

謂所處而君不在焉

朝則結佩

朝於君亦結左

齊則結佩而爵韞

結亦屈之思神靈不齊則結佩而爵韞在事也爵韞者齊服玄端齊

側皆反注同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喪主於哀去飾凡謂天子

佩玉有衝牙

居中央以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君子於玉比德焉

故謂喪與災貴

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

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

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

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

見禮

記君子比德於玉此所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禮紳緝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

制貴者緝長三尺二寸卑者緝長三尺古者之

佩盖亦類此漢制曰緝者佩綬也謂之緝以其貫玉相迎也

右佩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正義曰大夫以魚須

文竹者文飾也以鮫魚須飾竹而成文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

說笏也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

痛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

有盥矣摺笏輒盥為必執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

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畢盡也疏曰謂事

飾焉者因其記事所須以為等級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

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大夫士

子杼上此去殺故知殺猶杼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故知諸侯不也終葵首椎頭也

云大夫士又杼其下者以經特經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

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然無所

杼圭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昭

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茶讀為舒遲遲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詘

謂圍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茶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

讓也。

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圍。

將適公所史進

象笏書思對命。

思所思念將以告君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

失

○年不順成君衣布措本。

措本去珽茶佩士笏也

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

管子曰。

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笏也。君有命則書

其上備忽忘也。

陳氏禮書曰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為之笏或執或

措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

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

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

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

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

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

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

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私人

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

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戶西

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摠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

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制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朱子語錄曰。今官員執笏。最無義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時。便是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按圭鎮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晦庵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爲之。其制以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攝。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卽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衮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則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鴈者在手。殊爲可笑。蓋

誤以圭為笏。誤以鎮信之具為服飾之具。故

也。所謂公執桓圭，至士執雉者，特言贄之等

級耳。此執字，非必謂兩手捧之當心。如執

笏之狀也。又如大司馬振旅之俸，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此二鼓乃鼓中之至大者。師之

耳，目係焉。故二之與諸侯自司其事而謂之

執，豈亦以是二鼓者執之於手而如執圭之

狀乎。

右笏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

素履葛屨。履必連服。言者著服各有履也。復下曰舄

以通於禫。俗易語反舄履有絢。有纁有純者，飾也。鄭

司農云：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為下。綠土喪禮曰：夏

禮履冬皮履。皆纁。緇純，禮家說纁亦謂以來絲。縹其

下玄謂凡履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冠禮曰：玄端黑履

赤絢。纁純素積白履。緇絢。纁純爵弁纁履。黑絢。纁純

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

詩云：王錫鞶屨。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

黑舄。句當為絢。聲之誤也。約纁純同色。今云赤纁黃

纁，如纁之次，赤纁者王黑舄之飾。青絢者王白舄之

飾。言纁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纁。純三者相將。王及后

之赤舄皆黑飾。凡履之舄如綉次也。黃履白飾。白履

黑飾。黑履青飾。絢謂之拘著舄履之頭，以為行戒。纁

縫中紉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

翟者著舄耳。士爵弁纁履。黑絢。纁純尊祭服之履。飾

也。纁也。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屨明有用

皮時。○正義下謂底也。重底者名曰舄。禫底者名曰

底。古人周人也。言屨以通於舄。故直言屨下言舄。今

人漢人也。以復者為屨。并禫者亦為屨。俗易語反也。

纁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縮屨頭以條為鼻。純

以條為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略也。舄屨與裳俱在下

故與裳同色。素履即下經散屨。大祥時除衰杖。後身

服素縞麻衣。而著比素履。去飾無纁。絢純故經不言

纁。絢純也。葛屨自赤為以下。夏則用葛為之。冬則皮

文狀通考

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覓素屨亦用葛與皮赤烏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狄之烏黑烏者天子諸侯玄端服之烏赤纁以下曰纁曰絢以表見其烏赤纁者是天子諸侯黑烏之飾黃纁者與婦人為玄烏之飾青絢者與王及諸侯為白烏之飾几屨烏皆有辨外內命夫絢纁純三者相將各舉其一以互見也

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

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也嬪內子亦然出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巳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正義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烏無命屨外命婦人妻以下內命九嬪以下小得服黑自○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以下以廣之矣

陳氏禮書曰詩云赤烏几几玄袞赤烏亦蒂金

烏周公及諸侯冕服之烏也赤烏謂之金烏者

鄭氏謂金烏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灌

尊黃纁纁裳赤黃馬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

鄭氏釋斯干詩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烏用黃朱宜矣唐制以

金飾屨與鄭氏之所傳異也

楊氏曰愚按屨人言王后之烏屨惟有赤烏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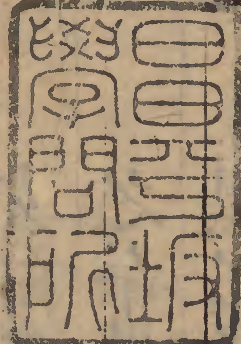
烏素屨葛屨其為飾不過赤纁黃纁青絢而已

鄭氏則以為王之烏有三赤黑白后之烏有三

玄白黑又有黃屨白屨黑屨之異外內命夫婦

之命屨惟有功屨散屨而已鄭氏又有纁黃白

黑之屨皆是經外推說恐難據信



獲刃匪以爲王之爲育三赤黑白司之爲育三
 息素與喜與共爲繪不與赤蘇黃蘇青蘇而
 蘇刃曰愚對蘇人言王司之爲蘇對育赤蘇黑
 金繪與與獲刃之與對異也

天子蘇米精氣黃米
蘇刃對洪干精日帶
 蘇米黃黑黃米而精氣之帶赤而米

